

中華大地



蒲松齡故居正房（劉統愛攝）

《聊齋誌異》是清代著名文學家、小說家蒲松齡在歷經種種坎坷與不幸之後，耗費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化滿腔憂憤之氣傾力而作的文言小說集，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除《聊齋誌異》之外，蒲松齡一生還創作了為數眾多的詩、詞、文、賦作品，以及用當地方言土語創作的14種「聊齋俚曲」，還有為方便百姓識字、種田、養蠶、醫病而編寫的《日用俗字》、《歷字文》、《農桑經》、《藥業書》等文化技術普及讀物。今天，被譽為「明清俗曲化石」的「聊齋俚曲」已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與《聊齋誌異》一雅一俗，成為蒲松齡創作之奇葩。

《聊齋誌異》不朽名著

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文學家、小說家，淄博市於1980年以蒲松齡故居為主體建立了蒲松齡紀念館。2006年，蒲松齡故居被國家文物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天，以蒲松齡故居所在地蒲家莊為中心，以蒲松齡故居及其附屬保護遺址柳泉與蒲松齡墓園為看點的聊齋文化旅遊景點，以及當年蒲松齡坐館的西鋪畢家（現以蒲松齡紀念館分館的名義命名為蒲松齡書館）、王村西鋪等古村落、《聊齋誌異》中出現過山巖奇觀的夙山、蒲松齡遊覽過並在其詩文中大加讚美的豹山、夙山、青雲寺等多處景觀，與淄博境內眾多人文景觀相互輝映，每年都吸引成千上萬的中外遊客前來參觀，推動了淄博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和繁榮。

蒲翁故里 人文聖地

《聊齋誌異》借談鬼說狐，針砭現實，抒寫孤憤，寄託理想，呈現出豐富的思想內涵；在藝術上，廣泛繼承了神話、史傳、志怪、傳奇以及白話小說等文學傳統，融會個人獨特的藝術理念和思想情感，取得了多方面的藝術創新。蒲松齡生前，《聊齋誌異》已引起周邊人們的興趣，競相傳抄。《聊齋誌異》刊行後，遂風行天下。在其後一個時期裡，倣效之作叢出，造成了志怪傳奇類小說的再度繁榮。

與此同時，《聊齋誌異》還對其他各種藝術門類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尤以戲曲、影視劇為最。據不完全統計，從1768年清代劇作家錢喬榘根據《阿寶》改編出第一部聊齋戲《鸚鵡媒》，迄今為止，《聊齋誌異》中已約有86篇被改編成戲曲（包括被多次改編者），其中涉及京劇、川劇、評劇、昆劇、呂劇等近40個劇種，成為中國戲曲重要的題材源泉。從中國電影、電視發展伊始，聊齋題材就與中國影視劇結下了不解之緣，特別是近些年越來越受到青睞，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從1923年誕生的第一部聊齋題材影片《李婦嬈》至2008年的《畫皮》，共拍攝聊齋題材電影30餘部；從1987年拍攝的大型《聊齋》系列劇到近期熱播的《新聊齋》，共拍攝聊齋題材電視劇10餘部，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影視史上獨具魅力的一道風景線。

在學術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蒲松齡及其著述、特別是《聊齋誌異》已越來越為專家學者所重視，並發展成爲了一門專門的學問——聊齋學，出現了胡適、袁世碩、馬振方、王枝忠、羅敏之等一大批專家學者以及研究成果。從十八世紀後半葉，《聊齋誌異》就傳到國外，現已有日、美、法

、德、意、俄、越南、捷克、羅馬尼亞、波蘭、西班牙等近20餘種語言的譯本。國際漢學界也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聊齋學研究專家，如日本的藤田祐賢、俄羅斯的阿列克謝耶夫、美國的白亞仁、新加坡的辜美高、捷克的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等。聊齋學發展迅速，影響日益深廣。

在蒲松齡故里，聊齋文化更是十分普及和受歡迎，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形態之一。淄博市已先後召開了十八屆蒲松齡研究會年會、兩屆聊齋俚曲專題研討會、兩屆全國蒲松齡學術討論會、兩屆國際聊齋學術討論會，於1986年創辦的全國唯一一家聊齋學專業學術刊物——《蒲松齡研究》季刊，現已出版70期。如今，聊齋文化已滲透到淄博社會的方方面面，對當地社會生活、文化、經濟、旅遊等的決策與發展產生着越來越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2001年，《聊齋誌異》題材系列郵票首發，並連續三年在淄博舉辦首發式。自此聊齋故事與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同登方寸世界，其專題片《夢園聊齋》在央視播出後，也產生了巨大反響。從2003年開始，淄博市淄川區每年舉辦一屆中國（淄博）國際聊齋文化旅遊節、聊齋民間藝術燈會聊齋文化藝術品博覽會以及聊齋俚曲大獎賽以及兩屆聊齋民間故事演講大賽等全民參與的文化盛宴，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2004年，「蒲松齡短篇小說獎」設立，這是繼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之後又一國家級文學大獎，每三年評選一次，現已成功舉辦兩屆，有力地促進新世紀華語短篇小說的繁榮和發展。

聊齋文化 淄博名片

2008年以來，淄博市淄川區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如合作建設影視劇拍攝基地、舉行《畫皮》全球首映式、拍攝大型電視欄目情景劇《白話聊齋》、淄博聊齋旅遊發展有限公司與台灣中鹿集團投資對蒲家莊古村保護性開發和建設聊齋動漫基地、拍攝製作100集聊齋動漫劇等，進一步加強了聊齋文化品牌的建設與發展。目前，這些以聊齋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產業決策和項目已經實施或提上日程，使聊齋文化成為推動淄博文化產業發展、提升文化內涵的重要文化支柱。這也標誌着聊齋文化從抽象的文化概念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成爲了淄博建設經濟文化強市、文化大市中十分重要的內容，成爲淄博具有恆久生命力的獨特的文化名片。

（蒲松齡紀念館 李漢舉撰稿）



柳泉

蒲松齡 短篇小說之王

蒲松齡（1640—1715，即明崇禎十三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字留仙，又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山東淄川蒲家莊人，清代傑出的文學家、小說家，著有《聊齋誌異》，被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現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對他的評價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勵志向學

蒲松齡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他天性聰慧，經、史過目能了，18歲時即以縣、府、道三考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聞名籍籍諸生間。其文章為當時的山東學使施閏章稱讚為「首藝空中聞異香，下筆如有神，將一時富貴醜態，畢露於二字之上，直足以維風移俗。次，觀書如月，運筆如風，又掉臂遊行之樂。」其後，蒲松齡歲歲遊學在外。自康熙五年前後，迫於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蒲松齡到城西王村授課，開始了他的塾師生涯。

遊幕實歷

康熙九年秋，蒲松齡爲了全家人的生計，也爲了開闊眼界，應聘於同邑進士、江蘇寶應縣令孫蕙（樹百），南下寶應縣署作幕賓，幫辦文牘。其間，蒲松齡代孫蕙共擬書啓、文告等稿90餘篇，大都體現了州縣官吏的艱辛、難以強項的處境與災區的慘狀、百姓的困苦，爲孫蕙贏得了一定的政聲。南遊期間，沿途登眺以及蘇北水鄉的秀麗風光，激發了蒲松齡的文學創作熱情。而他親眼目睹了仕途險惡與社會的黑暗以及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災民慘狀，都爲其文學創作提供了更廣闊的生活感受。

設帳西鋪

康熙十年初秋，蒲松齡辭幕回到家鄉。他本以爲憑自己的才智，會順利通過科舉考試而一展鴻圖，卻事與願違，屢試不中，科舉無望，同時又遇到連年天災，缺糧少食，中年的蒲松齡不得不靠輾轉

設帳於豐泉鄉王家等縉紳之家維生。康熙十八年，已屆不惑之年的蒲松齡應同邑舉人聘請，設帳城西西鋪莊。畢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門望族」，財力富足，居第宏大。蒲松齡爲畢家教授八個弟子，選兼職大量應酬文字，並參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賴。他與老東家融洽相處30年，同時也爲自己營造了一個讀書、應試、著書的安定的生活環境，但其命運不濟，終身未能如願科場，直到74歲才援例考爲歲貢。

誌異著述

蒲松齡的科學夢想破滅了，但其著述之心卻始終未泯。他從年輕時即着手創作的《聊齋誌異》，一直斷斷續續未能結束。到畢家後條件好了，有石隱園的美景，有萬卷樓的藏書，再加館東的支持，他決心續寫完成這部巨著。從此他便集中業餘的精力投入搜集素材與構思創作中。「子夜焚燄，燈昏欲蕊，蕭蕭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爲裘」，「浮白載筆」，終於完成了他的「孤憤之書」。後來，他還以淄川方言撰寫了《牆頭記》、《慈悲曲》、《姑婦曲》、《磨難曲》等14種通俗俚曲及《鬧館》等戲三齣。他在創作小說、詩文、俚曲、戲的同時還編撰了《日用俗字》、《農桑經》、《藥業書》等多種科普及資料工具書，充分體現了他的爲民思想。

歲貢暮年

康熙四十八年，70歲的蒲松齡結束了畢家的塾師生涯，撤帳歸里。自此心境閒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適，或東阡課農，或時邀五老鬥酒相會。幾年後，先是他幾個稚孫皆以痘殤，隨後與他共患難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接連傷痛對他打擊很大，令他痛不欲生。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在歷經了無數辛酸坎坷，爲世人留下一筆巨大、寶貴的精神財富之後，一代文豪蒲松齡倚窗危坐而逝，終年76歲。

鬼狐有風情 聊齋續傳奇

聊齋文化的魅力與效應



圖釋《聊齋誌異》故事之《畫壁》（于受萬畫）



圖釋《聊齋誌異》故事之《龍飛相公》（于受萬畫）

《聊齋誌異》簡介

《聊齋誌異》是蒲松齡從20歲開始創作，至40歲基本成書，後又繼續創作至暮年，歷時40年才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全書近500篇，內容搜奇抉怪，其中多狐鬼花妖與神仙故事，雖涉荒幻而斷制謹嚴。旨在針砭時弊，勸善懲惡，移風易俗，抒寫孤憤。其素材多取自於現實生活以及軼聞傳說與個人感受，如寫明末清初戰亂的《韓方》、《鬼隸》、《亂離》、《野狗》、《張氏婦》等篇以及爲撫慰落魄書生與孤身塾師的《綠衣女》、《小謝》篇等。

《聊齋誌異》廣泛繼承了古代神話、傳說，漢魏六朝的史傳、志怪，唐代傳奇與宋元明各代白話小說創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齡以狐鬼花妖神仙怪異作爲表達思想感情的載體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爲異類」（魯迅語）；兼採六朝志怪與唐代傳奇之長，「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傳文學、白話小說及戲曲文學等藝術技巧，將文言小說創作推向了最後一座高峰。

從作品內涵看，《聊齋誌異》反映的社會生活層面很寬泛。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齡不僅關注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敗，貪暴不仁，而且關心社會各階層與世風、民瘼。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場不公與考官昏庸，其中還寄託了他嚮往美好人生及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織》、《澗舍》、《鴉鳥》、《夢狼》、《放蝶》、《胭脂》、《商婦》、《張鴻漸》、《盜戶》、《公孫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續黃粱》、《畫壁》、《考城隍》、《鍾生》、《陳錫九》、《張誠》、《二商》、《曾友於》、《辛十四娘》、《林氏》、《馬介甫》、《大男》、《雲翠仙》、《姚安》、《章公子》、《宮夢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義犬》、《大力將軍》、《丁前溪》、《種梨》、《葉生》、《司文郎》、《于去惡》、《王子安》、《何仙》、《賈奉雉》、《餓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紅玉》、《綠衣女》、《連環》、《香玉》、《小謝》、《媚娘》、《愛奴》、《鳳仙》、《青梅》、《嬌娜》、《喬女》、《連城》等。

《聊齋誌異》的文學成就，在中國古代志怪傳奇小說中空前而絕後。獨具匠心的蒲松齡超人之處，在善於虛構，突破常規，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設以寓意，虛擬鬼狐花妖，實寫現實人間，藉以抒情，用以警世。

《聊齋誌異》裡雖經高珩、唐夢賚作序，王士禛評點，但蒲松齡生前卻無力印行，僅靠民間傳抄流傳。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問世，隨後各種批點、詮釋、評點、圖詠、拾遺本相繼在海內外出版。迄今，外文譯本約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羅、波、匈、保、挪、瑞、荷、馬來、印尼等20多種語言、數十種版本在世界各國流傳。

4A級旅遊景區——聊齋園



第二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頒獎

由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社和淄博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二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於日前揭曉。4月25日晚，頒獎典禮在蒲翁故里山東省淄博市隆重舉行。

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是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於2004年設立，是繼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之後，中國又一項國家級文學大獎，每三年評選一次。

第二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的評獎工作於2008年啓動並完成。參評對象爲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首次公開發表出版的華語短篇小說作品，特別鼓勵富有民族氣質、民族風格、民族情感的漢語短篇小說作品參評。本屆評選共收到短篇小說541篇，第一輪先評出30部作品，又在無記名投票的基礎上確定了最終的8部作品獲獎，分別是歐陽黔森的《敲狗》、陳麥啓的《回答》、張抗抗的《乾涸》、阿成的《白狼嶺》、徐坤的《午夜廣場最後的探戈》、楊少衡的《恭請牢記》、鮑爾吉·原野的《巴甘的蝴蝶》、紅柯的《額爾齊斯河波浪》。

據悉，首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是對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之間公開發表出版的華語短篇小說進行徵集評選的，最終評選出盧金地的《鬥地主》、林斤瀾的《去不回門》、陳忠實的《日子》、曉蘇的《侯己的匯款單》、蘇言的《月光斬》、葉彌的《天鵝絨》、蘇童的《人民的魚》和賈平凹的《餃子館》8篇小說獲獎，並於2007年9月在淄博頒獎。（盛靈、博文）



蒲松齡像